

美國拖油瓶與台灣親戚

■可愛的「拖油瓶」米雪

我嫁給老美，可以說美國先生10歲的小女兒米雪功不可沒。

爲了表達誠心誠意地追求我，與喬尼結識後不久，他便攜女兒追到台北來獻殷勤。一晚，媽媽向我展示了一塊粉紅色綢緞，說是米雪送她的禮物。我嚇了一跳！真沒想到小小的她會有這番心意。米雪曾告訴我，她和大人們去台北迪化街的時候，買了一小塊料子給婆婆，不知婆婆是否喜歡。今天終於看到了料子，比想像中漂亮許多，這是一方典雅的綢緞，繪有黃色的龍搭配粉紅牡丹花圖案，應該不便宜。

一塊綢緞買走老媽的心

媽媽描述，那天喬尼來家裡喝茶，米雪當著大家的面，拿出緞布雙手捧給婆婆時，喬尼也驚呆了。當初他們見米雪挑選綢緞，以爲她要買來送給其美國生母。我媽爲了這塊綢緞直心疼地念叨，見面時只給了米雪一個小紅包，孩子身上並沒有多少零用錢，可她卻惦記買禮物給婆婆，可見這小女孩心地善良，媽媽內心熱烘烘的。我建議媽媽做個漂亮的小墊子，下回米雪再來到台灣，看到自己的心意被重用了，一定會很興奮。我心裡想，喬尼平時沒有給米雪固定的零用錢，孩子通常很節省。有時候她也會像其他小女孩一樣，喜歡逛逛小藝品店，但當我要買東西給她時，她大都會拒絕，絕不趁機揩油，真讓人打心裡喜歡。

晚上大家一起吃飯時，媽媽不斷地夾菜給米雪。事先我曾提醒過媽媽，美國小孩子不喜歡別人餵，但媽媽固執地非要顯示熱情，見到米雪竟也微笑著吃光了媽媽遞上的菜，很是驚訝。事後米雪問我，爲何婆婆一直夾菜給她？我說這是台灣人的好客習慣，表示關心她。米雪說她雖不習慣這一風俗，但她都把婆婆送來的菜吃光光，因爲她想讓婆婆開心。媽媽還誇獎說，米雪走在路上時

會主動過來牽她的手哩。我也開心地表示，米雪和我一同逛街時也是手拉手，像對膚色不同的姊妹花一樣。媽媽特別囑咐我，米雪這麼個乖孩子，一定要當成自己的小孩來疼，好好地對她，她定會記得這份心意的。我笑媽媽，美國小女生的一塊小布料就買走了她的心。

一對布偶買走我的心

婚後的一個週末，米雪要過來和我們一起。下班後我到其生母家去接她，一上車，米雪就說做了個生日禮物給我，並祝我生日快樂。接過來一看，原來是個手工布偶，我真不敢相信，望著這個布偶，暖意湧上心頭。

這是一個布袋傀儡，有著大大的眼睛，紅紅的嘴唇，長長的頭髮，穿著淡綠的衣服，戴著同色系的帽子，還精心配了一對天使翅膀。米雪說這是我在她心中的印象，還表示如果我喜歡，她可以幫布偶綁上辮子。我笑問怎麼知道我的生日，米雪說是從爸爸那裡打聽來的。她又興奮地解釋設計布偶靈感的來源，及製作布偶的“曲折”過程。米雪問我：「喜不喜歡？」，我說這是有生以來收到的最別致的禮物了！她開心、害羞地笑了。米雪說原本的設計有缺點，布偶的衣服短了一截，還好有鄰居太太幫忙，運用巧思補了一截布，看起來更精緻了。我忙誇讚布偶身上經過創意的裙子實在高雅，真是巧奪天工呢。

睡前趁喬尼刷牙的空檔，米雪溜過來偷偷地對我耳語，她其實做了一對布偶。另一個布偶等到爸爸生日時再送給他。哇！好用心的孩子。我忍不住親了米雪額頭一下，微笑地注視著她，這個金髮小姑娘，就像個小天使一樣可愛。不知她給爸爸做的布偶是個什麼模樣，真讓我好期待！

■吉姆的台灣親戚

1968年，公司派我（吉姆）到台

北任職，首次會面，接待方端上來熱茶，我見杯子沒有把柄，發愁不知如何是好，因沒辦法“拿起來喝”，就只好渴著。不久，公司來了位台灣新職員蘇先生，我吩咐了一大堆的事情，他邊聽邊一個勁地回答：“Yes、Yes.”，結果什麼都沒做。原來他聽不懂英語，但不願駁老外的面子。我們的台灣女秘書非常可愛，喜歡打保齡球。一晚我邀請她：“Let’s go balling. (去打保齡球)”她則回答：“Let’s go to play ball. (去玩球，在英語這是一句色情語言。)”一年後，這位女秘書成了我太太。

有趣的台灣經驗

有一天老婆陪我上街買泳衣，見到一件感覺滿意，我便決定買下來。老婆則說：「慢著，我們往外走。」剛邁出店門，店員便探出身來喊，老婆頭也不回地命令：「繼續往前走。」店員追過來講價，雙方經過一番殺價，老婆才下了最後一道指令：「我們可以回店了。」結果，她以不可思議的低價買了下來。還有一晚，我們去一家正宗四川餐館用餐，上來了一個冷菜叫「千年蛋」(英語稱皮蛋為千年蛋)。黑油油地，我觀賞後不敢下嘴，身邊的老美同事壯著膽子嘗了一口後，說：「口感澀澀、硬硬的，完全顛覆了雞蛋的概念。」在我們搭機要回美國那天，老婆家人齊來機場送行，男士個個穿西裝打領帶很是隆重，而我卻只穿著T恤衫和短褲，彼此看看去一齊笑了起來。當年岳父母訪美，老婆為我們之間傳情達意到後來累得逃進浴室。我和岳母打了一陣舌戰後便輪流敲浴室門，請老婆邊淋浴邊傳譯，直氣得她乾脆把浴室的門鎖上，任我們中英文吵得天翻地覆，老婆乾脆就是不吭聲。

台灣親戚二三事

記得那次，我們一大家子去拉斯維加斯觀賞dinner show (晚餐表演)。當妖豔的豐胸美腿女郎上台秀起來時，岳父好奇地瞪眼伸長脖子注視著，當即被岳母嚴厲地拉回來，未幾岳父又傾前，岳母則再次堅定地鐵面阻止。哈哈！我使勁忍住不笑出聲。35年前的

一個週末，我領台灣親屬們去領略高中美式足球賽，岳母邊欣賞邊害羞地掩嘴偷笑。我詫異地詢問，足球賽有何令岳母難堪的地方嗎？老婆解釋岳母捂著嘴樂，不是因觀看足球賽令她害羞，而是華人禮貌是笑不露齒的；聽後輪到我哈哈大笑。另一次我們約會在加州的環球影城，我想說「下午見」，可惜發錯了音吐成「上午見」，害岳父母白等了我半天。與岳母一起逛美國的百貨公司時，岳母見有人買走一大方布後剩下最後一段，她表示想要那塊布頭，因為可以免費拿。我們忙解釋美國不比台灣，不存在“免費的午餐”，岳母堅持要叫經理過來談，結果她還真如願了。一天中午，我帶家人去Pasadena的Huntington Hotel吃飯，這是一家作風保守的上流酒店，岳父因有關節炎只能勉強穿著拖鞋，居然他大搖大擺地走了進去。沒想到回到台北，我們去Grand Hotel，門衛卻以衣冠不整為由將岳父攔在了門外。

記得婚後不久，岳母來加拿大探訪，從機場回來在院子的車庫前下車，剛好鄰居一位男士過來熱情地打招呼。當他上前kiss岳母時，老人家竟然羞得滿臉通紅，說她從未被人kiss過，包括自己的丈夫。可我的觀念是，通過身體語言來表達愛，是非常必要的，你要常撫摸愛人，親吻愛人，擁抱愛人。我的想法是，愛，更重要的一個內容是理解與信任。如果你愛對方，就要給人家一定的生活空間，讓他（她）擁有一介獨立的生活方式，並給予充分的信任。比如，我有時加班深夜才能回家，不可能總陪著老婆。如果她覺得寂寞，想找個異性伴侶聊聊打發時光，這是很正常的情感需求。對此我絕對信任她，同時也期望老婆對我有信心。有時我跟朋友到酒吧消遣，在那種地方，我肯定會和喜歡的姑娘聊上一陣，也許很晚才歸巢。如果我與老婆間沒有基本的默契，一進家門她就像員警似的追問我：「你去哪兒了？跟誰在一起？都聊了些什麼？」多沒意思。我的婚姻觀念是，夫妻間特立獨行不能超越的界限就是床，任何一方如果跟外人上了床，那就走入歧途了，就會對婚姻構成傷害。不過婚姻像投資一樣，也是一種冒險，家庭生活也存在破產的問題。如果有一天我或老婆愛上了別人怎麼辦？我就必須選擇，這就是生活。不過，畢竟我結婚已超過37個年頭。

...